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本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侍華亭念常集

光宗^庚惇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為壽皇在位五年

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顯宗九恭子九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

本一

即位荒于酒色大金之業隳焉改年明昌

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

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

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

掌銅表主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

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

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授施后

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

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

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

齋常感祥瑞萬松洞下宗入章宗駕遊燕之

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

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殺世宗第六子九昭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

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東林萬庵顏公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

宋寧宗立名擴先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廟光疾甚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太皇太后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
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垂簾引嘉
王入即位
○兩
改年慶元
之○白虹貫日

金國改年承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赦度僧千員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

住仰山升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

才一

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

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

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鈞試問

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酉辛
宋改嘉泰○入曠○金改泰和○耶律德壽

拔擊

成壬
靈隱松源禪師八寂名崇岳生於慶州龍

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

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

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
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
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
待且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
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

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

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

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本一

三

當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

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

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擲師

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

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

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

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

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迂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

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啾昧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宋

蓋不數遼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人父術母來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擾辟地於

來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足庵處雜髮遂携師入闕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

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令叅堂是時老宿多在闕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

叅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末後見大惠於育王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

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頃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郎浩

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對印可如虎挿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云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迂郡之天寧

本一

五

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

奏云將謂陛下忘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官召見奏對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與以小輦侍衛二十

本一

六

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王器用繒綵計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爲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首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

勤盡情說破跌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
後僧鵬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
禪師塔曰圓照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
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
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爲全真師

本

七

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
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
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
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
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

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
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
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
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
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

乃踵開元故事進崇玉宸君以配混元上
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
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十年之間至宣政
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
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真

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棄門所前有
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庫始
欲爲恠則終爲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
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
二見馬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

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
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襍禮之妄參以
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
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
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

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

本一

八

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

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之神道設教以珥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

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老家

慨然以爲知言决非湯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闕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

本一

九

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榘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摠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

敬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
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
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郭萬世
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
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
叛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
攀附游龍駿騷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
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
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
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鼎
峙也耶諸方宗匠借引屏山爲入幕之賓
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
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與懇爲保
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
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昂臣曰此吾

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
昂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
徒步之燕獻的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
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
不平之欲爲書糾其無謬而未暇豈意屏

山先我着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
肓之病爲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
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
移刺楚才晉卿序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

本一

十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
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爲自然取其因
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
無爲無不爲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

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真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媮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本一
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

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爲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詖媮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爲死生心所流轉耳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一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

生佛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
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
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
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
湯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

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實之理須尋
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
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
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
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
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而害我
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
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
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

本一
十三
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
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
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云其迹
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
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
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
却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爲
此秉彛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
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彛都哨煞得
盡然後爲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此氣
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
然必盡絕爲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
若盡爲佛天下却都没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爲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祕行哉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

本一

三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

十三叅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

衆生爲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爲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

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

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本一記古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正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

鄙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昆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

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

在道便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

以敬字為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

箇道理却信他人本一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

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本一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

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迴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

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為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

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

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

我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

本

其

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

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

本一

七

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天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本一

七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活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

者不可談蓋爲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
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
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
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
蓋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

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爲佛者慮盡矣爲儒者
慮似未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
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今已章章然
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

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
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祕
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
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彼
以寂寞枯槁爲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

本
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
爲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祕維摩敗根
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
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
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

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
之乃律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
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
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

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楊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
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
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

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

本一

十九

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爲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

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爲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爲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

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

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鬼鬼爲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

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伸豈以精神寬寬爲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本一

干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爲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耄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爲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

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爲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蹟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

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爲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

本一

王

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爲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

別以爲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
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
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
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
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
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
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
助之盖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
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
不爾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

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
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
先生之心借以爲口實則三聖人之道
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
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

資者皆甘心焉子亦出入於其中幾三
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
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
筆於小藁意者撒潘籬於大方之家匪
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膏中之祕發

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
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遊戲姑以自洗
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佛然而怒惘然
而疑疑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
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本一

二十三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
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
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
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
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

攻僕則曷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

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剗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

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跛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

本一

三十三

後世將盡歸之可謂素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咎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栢

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呬哈囉悉利幢記

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

康撰東丹王七世孫三藏沙門呬哈囉悉利本北印

度末光達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

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
統與其從父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來至
我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
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
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
飯一杯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
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
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
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一僧夏
則未聞也

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
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
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鸞
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
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
母於囊橐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
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
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
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
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
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
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
儀建今渠自来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
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
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
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
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
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
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
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
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
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本一

王五

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
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叅翌日
早盥嗽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之
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
盖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

臘三十有九

資壽尼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
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
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
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長適毘陵許氏不

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
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
荅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
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

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
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
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
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
以無着號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
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
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轆轤鑽
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

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語馮曰么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謂郭象註

本一
本六

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迷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顏公首眾與

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為

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具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眾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平七

本一
本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未迂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本二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音釋

環俱永切 拜音 郟丁禮切 窳俞經切 疊諸
 泉貌 飛切 滙去爲切 棣音弟 可食似 也 孛
 水 澤 也 棣 桃 可 食 似